现实生活

去重庆的武隆仙女山

叶兆言

去重庆武隆并不容易，这年头出门，首先到机场困难，一路堵车。晚点正常，好不容易登机，机舱里又干等两小时。空中飞两小时，降落重庆，再走两个多小时高速，终于到武隆。

到达武隆仙女山，天都黑了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当地人在酒店门口等候，大家肚子都饿，放下行李吃饭。宣传部长深情地说，我们这风景好，真的非常好，一步一景，你们看了就知道。部长安徽人，安徽有太多的好风景，听他这么说他乡，心里就在嘀咕，究竟还能怎么好法，且待验证。

第二天上午，参观芙蓉洞，游芙蓉江。本来还有个集体项目，大队人马一起去犀牛寨，考察当地民俗风情。作家陈世旭来过武隆，他是行家，拉着我单溜，说你跟着我走没错，我们应该选择更好的地方。结果便去钻洞游江，平心而论，芙蓉洞就那么回事，很大，很深，也好看，喀斯特地貌的山洞都这样，见多了也不奇怪。

让人感慨的是芙蓉江，水是那样清，山是那样绿，那样安静。青山绿水在一个江南人眼里，本来不应该稀罕，可是青山常遇，绿水基本上没有了。武隆的芙蓉江，让我想起了《与朱元思书》，六朝时吴均笔下的富春江，一定就是这个样子。“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”，拿来形容芙蓉江，再合适不过。山峡陡峭，河道从山峰峡谷里穿行，当地人也为这绿水自豪，只是见惯了，审美疲劳，觉得最拿得出手的，远不止这条江，武隆还有更多的好风景，可以夺人眼球。

只要半天时间，足以证明武隆是好地方，值得来一趟。中午很随便地在江口一小镇上吃鱼，太好吃，我觉得自己非常没出息，吃完，满嘴生津。过很长时间，早离开餐馆，依然还在流口水，忍不住问为什么会这样。说起来，有名的川菜馆也没少去，可是，可是这么美味的鱼，好像真没吃过。

下午节目是游“天坑寨子”，以为天坑是火山遗址，到那一看，原来是个非常奇特的地质现象，看上去，仿佛一大块土地突然陷了下去，突然天崩地裂，地面上有一个巨大的深坑，很奇葩。据介绍，天坑受水流长期冲刷而形成，时间大约在200万年至230万年之间。武隆后坪乡天坑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，是南方喀斯特地质地貌的经典之作。

虽然目瞪口呆，看到的只是其中一个天坑，武隆还有好多天坑，一个比一个精彩。最精彩的留待明天游览，陪同的人说，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更精彩。老实说，我已经很满足，晚上安排看《印象武隆》，没去，不太想去，宾馆房间里写下以上文字。

金砖峰会中的『小白鹭』

方翔

一次大型会议或者活动能否成功，志愿者也有非常大的作用，这并非夸大其词。对于与会嘉宾或者采访媒体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参加短短几天的会议，对这座城市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志愿者。9月初，我去报道金砖会议，志愿者“小白鹭”们就让我对厦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
提供语言翻译、会场服务、抵离迎送、咨询引导、礼宾接待等服务，“小白鹭”们活跃在金砖峰会的每一个角落。这群来自厦门10所高校的2000多名志愿者，从7月起就开始接受训练，志愿者中很多都是90后，甚至是1997年、1998年出生的。别的学生放假回家，志愿者们却一直在培训，在前期接受了通识学习、礼仪培训、外语培训、应急处置、五国文化等专业培训的基础上，志愿者们按照各自的特长，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服务。虽然辛苦，但他们很珍惜这次机会，认为参加志愿服务，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。

还没有去厦门之前，我的手机中就已经收到了志愿者王同学的短信，告知了到厦门的接机安排。刚到厦门机场，小王的短信便来了，告诉我具体接送的车辆。在车上，小王同学还特别拿出笔记本，将注意事项一一告知。而在他的笔记本上：8时上班，9时为媒体团组领取证件，10时熟悉行车路线，13时去机场接机，16时送客人回驻地……这样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。

从机场到新闻中心，从宾馆到车站，一个个志愿者的身影，活跃在厦门的大街小巷，迎宾、回答咨询、检查调试设备…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酒店负责安保的志愿者们。由于此次会议级别较高，因而我们记者的第一道安检基本上就设置在酒店中。由于发车时间间隔是30分钟，而安检本身也需要时间，因而每当志愿者发现有记者可能要去乘坐穿梭巴士的时候，就会提醒我们下一班的发车时间。特别是在峰会举行期间，志愿者们还会在早餐时间提醒记者不要因为安检而耽误了班车。

铁观音、大红袍、茉莉花茶，在新闻中心的一角，穿着茶绿色中式服装的茶艺师正在表演茶艺，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献上一杯杯沁香醇厚的好茶，让他们不仅感受到主办方的热情，也体验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。而在茶艺师的周围，还有不少的“小白鹭”们，他们不仅会引导嘉宾和我们媒体记者到指定区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，还会主动收集各类垃圾，让环境更加优美。

“无论什么时间、什么问题去找‘小白鹭’，他们首先都会向我绽放一个微笑，并迅速解决问题，让我觉得非常愉悦和温暖，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友善。礼仪之邦名不虚传。”一位采访金砖峰会的外国记者这样评价志愿者。

近年来，从APEC北京会议到G20杭州峰会，从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，伴随着一次次主场外交和大型国际会议的成功举办，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，“中国声音”愈加自信有力。而一场场国际盛会，也让一批批青年志愿者迅速成长起来，无论是G20峰会上的“小青荷”，还是此次金砖峰会的“小白鹭”，他们用热情的服务和出色的表现为主场外交增辉添彩，展现了中国年轻人的风采。

十日谈

逐梦心声

责编：刘芳 贺小钢

那些对我们慈严相济、关爱扶持的老师总能让我们常常想起。明起刊登一组《母校情缘》。

杭州行四首

柯言

西湖信步

西子湖边信步行，不觉秋雨使愁凝。贰零峰会扬宽道，滴水刘庄显圣明。

中秋西湖行

仲秋西子悦佳期，松岭依依杨公堤。幽静小楼帘外景，潇潇自在雨及时。

慢生活

湛蓝天宇雨滂沱，新绿初生暖心窝。墙角街旁馨香远，怀旧总是慢生活。

杭州印象

九溪烟树景真奇，自在流水漫小溪。待到秋来白云处，胸中方信有情时。

秋日思塞外

陈德平

秋雨连绵，凉意阵阵。虽满目仍是江南葱茏，却无端地念起北国，心已在塞外。想着在朔风中，那里不仅飘零着落叶，也飘舞着雪花。北方的寒意来的总是那么早，十月，大地已变得萧索起来。记得那年秋天，部队从阴山脚下的靶场打靶归来，几个战友顺便带来了从农家地里买来的西瓜，可瓜尚未切开，天却骤冷，下起了雪来，于是，围着火炉吃西瓜，成了另一番风味。

有回探亲返部队走京包线出塞正是秋日，过居庸关后，不仅山势陡峭，绝壁林立，远处的群山渐呈黄色，横卧河溪间的乱石在灰暗的天色中闪着冷冷的光，越往前走，越现肃杀之气，与八达岭这边的青峰翠谷形成鲜明对照。汉《李陵答苏武书》中说，“凉秋九月，塞外草衰”。在那样的境况下，人的心境也很容易陷入寂寞中。如我刚告别亲人，从山清水秀的家乡出来，耳边还响着酣热的话语，车窗外却已是一片冷寂，便一路无语。难怪当年身在胡地的李陵，耳闻悲风萧条之声，夜不能寐，不觉泪下。虽他带着屈辱，心有隐痛，可从来将士出塞多悲壮却是实情。古来征战几人回，尤其那些身经百战的骁勇之将。“角色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夜紫。”战场的血腥触目惊心。南朝梁刘孝标在《出塞》诗中云：“蓟门秋气清，飞将出长城，绝漠冲风急，交河夜月明。”更是豪迈中透凄冷。戍边苦，没有一片丹心难持守。

在塞外数年，整整三个春秋没有回家。最初新兵连的操场，正对着一条铁路线，每天枯燥地踢着正步，看着来来往往的火车，心也随之飞向了远方。但日子久了就习惯了，分到连队，虽宿于泥坯土房里，嚼着大米夹着玉米的二米饭，面对时时袭来的风沙，心还是乐呵呵的。

时代不同了，一身军装，有幸为国守疆土，总有种自豪感。后至团部，营房在一沟壑中，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峁，寸草不长，沟中两排笔挺的白杨树冲天而起。夜晚总听那风声如狼嚎，翌日满地落叶。每天一早，打扫树叶成了一项任务。中秋之夜，我独自跑到山上，席地而坐，望着天上圆月，吹起口琴……

我已很久没回塞外了，但塞外风霜、茫茫天涯、河套上的马蹄声，奔放委婉的二人台常在梦里。人就这么怪，离开了，又让你魂牵梦绕、依恋难舍。有年出差路过，特去看曾住过的营房，让我好一阵感叹。毕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洒落在这里。

在这飒飒秋景中，我又一次怀念起遥远的塞外。当穿行风尘后，发现塞外才是我感情中最深厚的，那曾经的满腔热血、爱与愁和慢慢真情依然在行程里奔流，没有走远。

马勒嫡传弟子瓦尔特

刘蔚

单位离外文书店很近，某日午休时顺便逛进去到进口音像制品展台看了看。当下能买到正版古典音乐音像制品的地方不多，外文书店算是一家。稍加浏览，便被中唱公司引进的著名作曲家作品精选集系列吸引住了，该系列都是10CD的套装，基本都是名家名团名演，当即挑了德彪西、理查·施特劳斯与马勒的三套精选集，每套90元左右，堪称价廉物美。

拿回家最先欣赏的是马勒精选集的10CD，涵盖了他的九部交响曲，《大地之歌》，未完成的《第十交响曲》柔板乐章，声乐套曲“旅伴之歌”中的四首歌《当我心爱的人出嫁时》、《清晨我走过田野》《我有一把闪亮的刀》和《心爱的人有一双蓝眼睛》，以及根据德国著名诗人吕克特的诗创作的两首歌曲《我呼吸着菩提树的芳香》和《我不再在世上存活》。一遍听下来感觉不错。其中，笔者最欣赏的还是布鲁诺·瓦尔特指挥哥伦比亚交响乐团演奏的《第一交响曲》《第九交响曲》与《大地之歌》，瓦尔特不愧是马勒的得意弟子，深得大师音乐艺术精髓。

瓦尔特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位拥有深厚人文情怀的指挥大师。从1894年到1907年，瓦尔特一直追随马勒，当他的助手，从马勒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。1901年，主持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马勒将瓦尔特召到身边，让他担任自己的副指挥。马勒在艺术上的一丝不苟让他受益良多，瓦尔特后来回忆道：“马勒要求节奏精确无误，严格遵守力度及其标记；与歌唱家一起努力满足他的要求使我受益匪浅。特别是因为我生来过分倾向于音乐中的感情因素、表演的戏剧性和诗意，以及作品中内在精神的充分体现，总之，为了保证作品的生动性而不惜牺牲音乐的精确性。马勒则教导我：排练时要精确，再精确。”瓦尔特对马勒的交响乐创作也有深入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：“他的内心世界复杂而充实，充满着音乐，充满着激情和诗一般的想象力，充满着哲理性，又有强烈表现感情的愿望和能力，所以他能够使个人的音乐语言服从于交响曲式的严格规定。这一曲式支配着他的创作活动，他能把一些丰富、多变化、零散甚至紊乱不堪的素材发展成为内容空前丰富、新颖的佳作。”作为马勒最后一部完整交响曲的《第九交响曲》，就是在他去世后的1912年6月26日，由瓦尔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演的。

由于是马勒的嫡传弟子，因此，瓦尔特指挥的马勒《第一交响曲》、《第九交响曲》与《大地之歌》，呈现出了与别的同类名家版本中不一样的面貌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。就以《第一交响曲》为例，瓦尔特的处理严谨细腻，乐句的展开非常充分，每一个音符都演奏得清清楚楚，颗粒饱满。然而音乐并不凝滞，在严格尊重总谱的基础上，瓦尔特充分发掘了作品中的歌唱性。末乐章乐队全奏的尾声，瓦尔特的处理异常扎实严整，又明亮辉煌，是我所听过的几个“马一”版本中最漂亮、最让人信服的。

记得多年前，在大剧院听一外国名指挥执棒的一场音乐会，上半场演奏的威尔第歌剧《命运之力》序曲不太理想。半场休息时，与沈次农先生交流看法，他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沪，演出的曲目中也有《命运之力》序曲，波士顿乐团在小泽的指挥下，将这首乐曲的每一个音符都演奏得清清爽爽，音乐的走向清晰到位，让他感叹这就是世界一流乐团的水平！可见，无论是瓦尔特的“马一”，还是小泽征尔的《命运之力》序曲，他们的艺术处理都秉持了严格尊重原作这一原则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造性的演绎。戴着镣铐跳出美丽的舞蹈，相比缺乏依据的天马行空、不知所云，更能体现艺术家的匠心和功力。

向日葵（水墨画） 麦罗武

瓜棚豆架

方国云

瓜棚豆架可以入画，如齐白石的水墨小品《子孙绵延》题跋：“新种葡萄难满架。复将空处补丝瓜。”齐白石到九十多岁还喜欢画丝瓜。三笔两笔，就画了两根绿绿的丝瓜，瓜蒂上有一些欲开未开的黄花。据说，齐白石在他所住的四合院里种满了丝瓜、葫芦瓜——丝瓜谐音“思挂”，表示思念和牵挂。

黄花是丝瓜顶端的小喇叭，经过阳光的照射和雨水的滋润，呜呜地吹着，而瓜儿一个劲地长，熟了，花就自然脱落。

“姑妄言之姑听之，瓜棚豆架雨如丝”，王渔洋评“聊斋”，蒲松龄坐在绿荫深处。我小时候，见瓜棚架上攀爬着许多植物，流光接力中一路奔跑，柔而无骨的身段，需要青竹竿树枝丫撑扶，这些支撑竿是它们往上攀爬的天梯。

丝瓜开花结果时，黄灿灿的花儿长在藤尾上，像是小姑娘盘在头上的蝴蝶结。清香四溢，惹得蜜蜂成天赖在瓜棚里不是采蜜，就是嗡嗡乱叫。丝瓜花分雄雌，雄花不结果，是参与授粉，只有雌花结果。在瓜棚里不仔细看，是看不到丝瓜的——猛然看到弯曲的藤蔓上挂有丝瓜，这时丝瓜已经长在瓜棚的顶上了。瓜越长越大，身子也愈来愈重，直挺挺地悬垂在半空，碧绿碧绿，就像一个天外来客。

还有葫芦瓜，每年夏秋之间，房前屋后、旮旯空地，只要是其他蔬菜不能生长的地方，就一律种上葫芦瓜。葫芦瓜的生命力强，生长周期长，从初夏到深秋都可以开花结果。当葫芦瓜的枝枝蔓蔓爬满院墙，蒲扇般大的绿叶泼下浓荫的时候，整座院子便如水般阴凉、如玉般温润，细品还有悠悠的闲适。

瓜棚豆架下是简装的布衣生活。郑板桥诗云：“一听春雨飘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

扁豆在秋风起霜降后，菜畦里的茄子、辣椒垂头丧气，丝瓜葫芦瓜的藤蔓也耷拉着枝叶。在这一片颓废中，扁豆却迎着西风开出一串串粉紫浅白色花，像一团团翩飞的蝴蝶。更有趣的是扁豆花一副凛然不惧寒冷的姿态，凌空飞舞在绿叶丛上；花开节节高，花茎下面的扁豆已经长成，上面的花朵还热热闹闹，在深秋的小菜园里占尽了风情。白的扁豆花谢后，结出的扁豆如青色的镰刀，大片大片的，摘在手里煞是喜人。那种谢了的粉紫花结出的扁豆如镶着淡紫色边的月牙，有着精致的秀美。

橘黄色的癞葡萄，汪曾祺先生把它当苦瓜，他在一篇文章里说：“‘苦瓜’之名，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……但我不知道苦瓜为何物。到了昆明，看：哦，原来就是癞葡萄！我的大伯父每年都要在后园里种几颗癞葡萄，不是为了吃，是为成熟之后摘下来装在盘子里看着玩的。有时也剖开一两个挖出籽儿来尝尝。有一点甜味，并不好吃。”癞葡萄并非苦瓜，更多的意义在于那漂亮的一串串挂在棚下，远观就很美。